

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

——红军过雪山草地启示

“走到夹金山，伸手能摸天。”
“没过草地路，难知长征苦。”
红军长征胜利 80 多年后，这些谚语仍在流传。横断山脉雪山草地上，红军的足迹依然清晰。那深深的脚印，从江西、福建、湖南、四川等地一路汇聚，谱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波澜壮阔的篇章。这些足迹及其最终方向，更体现出信仰的力量。

“雪山低头迎远客”

7月底的夹金山，云雾缭绕，山腰森林茂密，山顶草甸翠绿。它横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之间，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。

山脊的一些拐弯之处，至今还有些“望杆”的石堆地基。今年 70 岁的小金县达维镇夹金村村民李贵良说，“望杆”就是路标，是一根 5 米左右高的竹竿或树干。过去，人们翻山必须沿着“望杆”走，否则易陷入山坳形成的“雪塘”之中。人马进入“雪塘”，立即被大雪覆盖，必死无疑。

如今翻越夹金山，可沿盘山公路行进。“望杆”早已不在，只留下残旧的石堆，让后人读懂 80 多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。

“九坳十三坡，鬼儿子把脚拖。”80 多岁的夹金村村民李连云告诉记者，这句当地俗语是说，在没公路时，人们从宝兴县翻越夹金山，必然过九道山坳、十三个大陆坡。一不小心，就会掉入山崖，粉身碎骨。

事实上，红军在四川翻越了多座大雪山。夹金山、梦笔山、虹桥山、巴郎山、亚克夏山、打古山……海拔均在 4000 米以上。

空气稀薄缺氧、冰雪似刀割……这些都没能阻挠红军大部队前进。他们迈着坚毅的步伐，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。

一座座大雪山，被红军将士抛在了身后。

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

红军长征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，爬雪山过草地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。

极端恶劣环境下，人若无坚定信念难以负重前行。

广大红军将士能够克服、战胜过雪山草地的困难，首要的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顽强的革命意志。这是走出死亡世界的强大精神原动力。

过草地时，部队规定，每人带的那袋粮食属于集体的，没有命令谁也无法动用一粒。对于这项规定，战士



“草毡泥毡扎营盘”

夹金山

对于长征中的红军来说，翻过大雪山，并不意味着艰苦的行军已结束。迎接他们的，是更难逾越的茫茫大草地。

1935 年 8 月，红军开始踏上征服草地的艰难历程。在阿坝州，红军当年走过的松潘大草地包括如今的松潘县、红原县、若尔盖县等地。

在若尔盖县，记者找到一位红军的后代——供产。供产的父亲谢金钟在包座战役中负伤，晕死在战场上。等他醒来，红军已离开。谢金钟便以木匠身份为掩护，在若尔盖县求吉乡周边活动。此后，谢金钟在求吉乡成家立业，给儿子取名供产。

“我的名字带有共产主义的含义，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时的初心。”供产说，父亲在世时，每逢清明节，总是在碗里放些面块，

旁边还放着一把木工弯尺，进行祭奠。供产长大才知道，父亲在祭奠两个人：一个是陷进沼泽地的年轻小战士，他是跟父亲一起在南充加入红军的小老乡；一个是父亲的木工师傅。

供产还清晰地记得，父亲讲过红军队伍里有很多南方人，从来没有见过雪山草地。在草地行军途中，跟谢金钟一起参军的小战士不幸陷入沼泽之中牺牲。

这个小战士在草地上的遭遇，不是个案。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》中，莫休在《从毛儿盖到班佑》一文中这样记述：土质是例外松软，一插足陷半尺深，有时简直是无底的泥潭，人马一陷入，愈挣扎愈往下沉，没有别人的拖拽，永也莫想爬出来。

茫茫大草地，并没有让红军前进的步伐停下来。他们互相搀扶，步履坚定地朝着北方前进。

们都模范遵守。有的同志饿得昏倒过去，也不肯动用自己所背的那袋粮食。

松潘县史志办主任车华强说，即使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，红军将士也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充满了阶级友爱和革命情谊。这是红军走出雪山草地的又一重要原因。

一切为了群众，一切依靠群众。这是红军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。在小金县扶边乡粮台村，红军标语依然清晰地刻在石碑上、写在墙上，如“穷苦青年参加青年团”“彻底粉碎川陕会剿”等。

红军长征途经粮台村时，为穷苦村

民分田分地，并成立苏维埃政府。粮台村村民马林发的奶奶是当地苏维埃政府委员，马林发说，他的伯伯马康林，当年只有 16 岁，也参加了红军。

“听奶奶讲，我们这个村里，当时参加红军的有十几个人。”马林发说。

小金县委党校副校长刘旭初告诉记者，红军长征时，沿途都有不少村民加入。他们一步步地从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愿望，逐渐升华为面向全国、全民族的崇高理想，构筑起红军战士那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。

据新华社



太钢：

瞄准“高精尖特” 角逐全球行业领军者

走进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钢”）的精密带钢生产车间，看不到多少操作工人。一卷原始的钢带放进轧机里，轧辊就会像擀面杖一样把钢带从厚擀薄。生产出来的一卷卷钢材，展开后比一张普通白纸还要薄，用手就能撕开，人们称之为“手撕钢”。

“手撕钢”是太钢生产的一款不锈钢箔材。由于工艺控制难度大，这种产品长期被日本、德国等国家垄断。目前国际市场上多为厚度 0.05 毫米的软态不锈钢，宽度为 350 毫米到 400 毫米之间。而太钢研发的“手撕钢”厚度仅有 0.02 毫米，宽度却达到 600 毫米。目前太钢的“手撕钢”已实现批量生产，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、新能源、柔性折叠屏等领域。

太钢精密带钢轧制作业区主管段浩杰说，“手撕钢”附加值高，是“论克”卖的。一片 A4 纸大小的“手撕钢”，市场价格为 400 元。

不过，“手撕钢”的研发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据介绍，太钢研究团队利用一年多时间，攻克 175 个设备难题，452 个工艺难题，经历了 700 多次失败……“手撕钢”在攻克轧制、退火、高等级表面控制、性能控制四大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取得突破，最终研制成功走向市场。”段浩杰说。

“手撕钢”是太钢产品创新的一个缩影。太钢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高祥明说，太钢立足创新领跑高质量发展，精心打造不可缺少、无可替代的高端精品，提供别人干不了、干不好的产品和服务，在“毫厘”之间下足“绣花”功夫。

被誉为“黑色黄金”的碳纤维新材料，应用于航空航天、军工等领域，但其核心技术长期被少数国家封锁和垄断，国内相关材料需求常常陷入“无米下锅”的境地。面对迫切需求，太钢又将创新瞄准高端碳纤维这一转型升级产品。

为攻破难题，太钢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强强联手，实现一系列关键技术突破。2014 年，太钢生产出第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 T800H 碳纤维产品。目前，太钢高端碳纤维二期工程已经建成投产，关键设备实现了百分之百国产化，并掌握核心制备技术。

太钢生产的另一种名为磁轭钢的产品，广泛应用于水电工程领域，俗称“水电钢”。其整块钢板的平整度小于 1 毫米，也同样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

从“手撕钢”到碳纤维，再到“水电钢”，处处可见太钢的“绣花”功夫。在最薄、最轻、最硬、最特殊的产品性能上展开竞争，是太钢高质量发展的方向。目前，太钢已初尝高质量发展的“甜头”：年利润由 2016 年的 12.9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43 亿元，再到 2018 年增至 53 亿元，创下了十年来最高，名列全国钢铁行业前茅。

围绕企业发展战略目标，太钢持续加大创新投入：每年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5% 左右，每年在预算中安排 3000 万元资金，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；还先后与国内外 40 多所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产学研联合实验室……

为了鼓励创新，太钢出台了容错机制，明确提出试验失败的损失不计入考核。同时，出台了员工薪酬与产品市场价值挂钩等激励制度。

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太钢不锈冷轧厂连轧作业区班长牛国栋说，企业创新“每天改变一点点，就会进步一点点”。

“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。”高祥明说，近年来，太钢成功研发出的“笔尖钢”“手撕钢”、高铁用钢、核电用钢、高端碳纤维等一大批“高精尖特”产品集群，是企业坚持创新的结果。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，角逐全球行业领军者，正成为太钢发展战略的核心和企业文化基因。

据新华社